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一 年

第一三〇四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04).....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理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503).....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零四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 卡拉登勋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 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304)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理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03)。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理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03)

1. 主席：经安理会第一三〇三次会议同意，同时因为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葡萄牙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布)的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的指定席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J.-M. 邦博科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和 F.B. 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C. Y. 姆贡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T. 恩桑泽先生(布隆迪)、F. 戈恩先生(中非共和国)和 J. 穆安扎先生(刚果，布)在指定的席位就座。

2.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刚果民主共和国于九月二十一日向它提出的指控。

3. 凯塔先生(马里)：十多天前，安全理事会收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关葡萄牙干涉它的内政的指控。此项指控已见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7503)。

4. 尼日利亚、乌干达和约旦的代表委托给我这个光荣的任务，让我代表他们的国家，同时也代表马里，向安理会提出决议草案(S/7539)，该草案现已送达安理会。

5.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各种各样的骚扰动乱，正在震撼着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它们此伏彼起地表现为政变和破坏整个的稳定——这种稳定对这些年轻国家的正常与和谐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我们年轻的国家身受的这些国内的动乱，有些是外国插手引起的；如果我们最后还承认，今天又一次向我们发出痛苦呼号的刚果(金)是一个非洲国家，它的财富和面积自它独立以来给它惹来了接连不断的阴谋觊觎、灾难和流血，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座的人全都清楚，那么毫无疑问，在我们面临着现已向安理会提出的指控时，压在我们心头的焦急和痛苦当为每一位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所共有。

6. 如所周知，在用心险恶的新殖民主义的正常过程中，倒退观念的最顽固的卫道士们——不顾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和出于对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殖民时代的留恋——继续怀有这样的幻想：在本大陆的一个国

家里有个立足之处,就可以通过家长身分和腐蚀手段,为他们背信弃义地卷土重来打开一条道路,而这种卷土重来的思想本身就该受到谴责。

7. 尽管有些人对刚果的指控表示关切,而另一些人认为指控的根据不够充足,我还是乐于指出,大家都承认这次指控的祸根殖民主义仍然是一个颇为人们关切的问题,因为它几个世纪以来在我们大陆上造成了许多罪恶。因此,任何牵涉到殖民主义的事件都会引起非洲人的关切,不论他们属于那一个国家。当葡萄牙又一次充当被告之时,尤其是如此。由于它的不合作态度,并且对于我们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置若罔闻,它仍然是我们时代最为卑鄙无耻的殖民主义形式的维护者。

8.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尽管它罪有应得地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和一致的申斥,葡萄牙坚持对仍然受它统治的各国人民实行恐怖与奴役的政策。如果说还需要什么证据的话,那么,非洲国家的发言人积极参与这次辩论,就证明了我们整个大陆都已准备好,决心要同殖民主义任何新的挑动进行搏斗,不论挑动来自何方。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通过它的杰出的外交部长在本安理会以最动人的词句申明: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它的外政策所根据的原则是在一个免于奴役的世界上,在一个各国人民享有自由的权利都得到承认的世界上增进和平。我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出于对葡萄牙复仇或报复的精神。而且我国对里斯本政府除了遵照其他非洲国家的榜样和按照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要求立即解放在它的不公正的统治下的非洲人民之外,别无所求。

“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天在本安理会希望做的,毋宁是提请全世界都注意,由于葡萄牙干涉刚果内政而引起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为如果没有危及它的生存,刚果是不会再容忍这种干涉而不作反应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所要求的是葡萄牙政府作出严肃的承诺,将来对在其领土上的任何颠覆企图不予支援。因此,它大胆表示希望它将会得到安理会全体理事国的支持……

“刚果民主共和国希望,并敢于相信,本安理会理事国意识到一个新世界分娩之时所具有的风险,将会毫不犹豫地给予它以支持,从而使向世界呼吁正义的整个非洲受惠。

“我国深受灾难。六年来我们经历的只是苦难和悲剧。现在我在这里向所有的国家发出最后一次呼吁,让我们享有和平,让刚果人民享有和平,使他们得以医治他们的创伤,在和平中工作并建设他们的国家。我们的苦难一向是由于外国的干涉所造成的,我们希望所有这类干涉终将结束。”
〔第一三〇二次会议,第46-50段。〕

9. 在辩论过程中,葡萄牙代表在他的答复中,说了这样一点:

“葡萄牙从不否认,原加丹加军队的若干分子曾经进入安哥拉。事实上,继在当时流传着的一些夸大其辞的流言之后,葡萄牙政府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发布了以下的给报界的通知:‘与近来刊登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新闻有关,曾有少数原加丹加军队进入安哥拉要求政治避难,并已得到准许。他们都已依照国际法被解除武装并被拘留,特此周知。’

“这个给报界的通知是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发布的。这个通知不是我虚构的。这一点表明葡萄牙政府从不否认,曾经有过若干原加丹加军队的分子进入安哥拉,不过他们已经依照国际法被解除武装和被拘留。

“……在安哥拉被拘留的宪兵……要求准许他们返回刚果……他们业已回到刚果……。”〔第一三〇三次会议,第21和24段。〕

10. 代表约旦、马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是联合国的非洲集团在我们亚洲兄弟的支持下,心平气和、毫不感情用事地拟订出来的,其着眼点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大陆,以防可能有损我们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

11. 我们认为,为了危害人类,而搜罗和豢养一批毫无理想、什么事都干得出的、没有国籍的人,理应予以禁止和受到谴责,因为它与我们联合国组织的

崇高理想是不相容的。邪恶的势力和大金融的势力为了维持他们对刚果的控制而不择任何手段，这对于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秘密。葡萄牙代表在这里也承认了，这就更加令人不安，因为我们对于葡萄牙政府当前进行的有组织地灭绝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全部人口的勾当并非不知底细。

12. 葡萄牙代表确实对我们说过，在安哥拉没有雇佣军、没有兵营、也没有作战物资去骚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我们已经在决议草案的序言第2段注意到这一点。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和所有的非洲国家认为，要求对保证一切国家的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的安理会制止葡萄牙的任何旨在威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权与完整的行动，是它们的权利。

13. 我现在宣读决议草案[S/7539]。在序言里，我们申明：

“安全理事会，

“听取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和葡萄牙代表的发言，

“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关于葡管安哥拉被用作外国雇佣军的行动基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申述，

“还注意到葡萄牙代表关于在安哥拉没有用作骚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的雇佣军、兵营和作战物资的申述，

“深为关切该地区的事态发展，

“回顾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

“1. 促请葡萄牙政府，鉴于它自己的声明，不许可外国雇佣军利用安哥拉作为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的行动基地；

“2. 吁请一切国家不干涉或停止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政；

“3. 要求秘书长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14. 决议草案提案国把一切徒劳无益、于事无补的感情撇在一边，而依靠客观精神，尤其是依靠作为

安理会标志的负责精神，希望决议草案将得到安理会的一致支持。

15.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既然马里代表对约旦、马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共同发起的、现在提请安理会予以通过的决议草案作了极好的介绍，我表示支持的发言将尽量简单。我的唯一目的是要着重说明两点：第一，我们对葡萄牙及其在安哥拉所作所为的看法；第二，决议草案对葡萄牙的胡作非为的反应为什么象现在这样温和。

16. 葡萄牙在非洲仍占有殖民地，自然是非洲所深恶痛绝的事情。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北方还是南方——都使我们确信，这件事情也为他们所深恶痛绝。我们和我们朋友们的不同点，是我们非洲人仍然不得不跟这样的丑事朝夕相处，而跟这样的丑事相处是很不好受的。

17. 葡萄牙代表在一次发言中谈到，不能把刚果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葡萄牙在安哥拉的存在。我十分同意他的话。非洲的新生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在内，都有它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企求的正是不要由于外来的干涉而使我们已经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尽力谋求解决的问题，变得复杂化，或者被搞得无法解决。诚然，葡萄牙承认一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是联合国的根本原则之一，而葡萄牙正是联合国的一员，不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8. 这也是非洲统一组织的一条根本原则。尼日利亚是这个组织的一员，这是它引以为荣并感到庆幸的。尼日利亚希望现在受葡萄牙压迫和奴役的那些非洲领土，也都有一天会成为这个组织的光荣的成员。这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根本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条根本原则。不论在哪里我们看到或感到这一原则遭到破坏，我们都曾进行捍卫。这就是安理会现在面临的问题的症结所在。

19. 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来到这里，抗议葡萄牙在安哥拉干的颠覆行为。他提出了性质极为严重的控告。尼日利亚进入安理会的时间很短，但是自从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那一天起尼日利亚就一直在注视着安理会的各种传统和讨论。我们认为，安理会力求在告到它这里来的双方之间，按公道办事。不幸，我

们也不能不承认,有时一些国家觉得难以按公道办事,或者难以做到应有的公道的程度,如果它们的一位朋友出了事情的话。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让这种现象存在下去,直至我们希望的那一天到来,那时安理会以及整个联合国都将能秉公执法。

20. 我们尼日利亚代表团接受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指控,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我们知道,要说服这儿的那些不是生活在非洲的同事们是会有困难的。我们和他们进行了磋商,结果怎样呢?他们当中有几位毫无疑问地相信,正象刚果民主共和国外长所陈述的那样,葡萄牙是有罪责的,他们准备谴责葡萄牙,并且支持任何其他可能是必要的措施,促使葡萄牙明白,如果它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赖在安哥拉不走,它至少不得象刚果民主共和国外长所陈述的那样胡作非为。

21. 还有一些理事国的代表感到,可以对这些控告加以调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派一个调查组去核实一下呢?对于说这些话的人,我倒有些同情,因为尼日利亚代表团认为,凡属能够切实查明的事实,都应予以查明。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一事件中,你不能到安哥拉去清查那里的雇佣军,道理很简单,他们头上并没有标志。葡萄牙政府在安哥拉建立基地支援这些雇佣军,使他们有朝一日打回刚果去,所以要去那里调查同样是一桩难事,道理很简单:虽然葡萄牙政府并不相信我们对国际道德所给予的价值标准,并且已经多次对之表示蔑视,但他们可不是蠢人,他们不会为使 我们能够获得确切的情况而为我们准备视察场所的。

22.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当我们大家正在思索这个难题的时候,承蒙葡萄牙代表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有记录在案,他自己承认,刚果代表害怕葡萄牙将来要做和现在正在做着的事情,事实上葡萄牙已经做过了——并且它以往做那桩事的时候根本不感到有什么道义上的不安,它觉得它那么干是完全对的。

23. 联合国为了支持刚果人曾在刚果长期作战。联合国曾经不得不与之作战的那些人有些并不是刚果籍人。联合国在战局中一占上风,这些人就溜到安哥

拉去了。不顾多次抗议,葡萄牙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把这些人赶回他们的老家,或者任何他们也许自愿要去的地方。在葡萄牙当局看来,他们不过是普通难民。葡萄牙当局缴了他们的械,可是在葡萄牙当局看来,刚果一旦出现愿意让这些雇佣军回去的政府,它就不但把雇佣军送了回去,而且还发还他们的武器——这些武器入库保管的时候,显然是逐个标明雇佣军的名号的——于是这些雇佣军就回去了。葡萄牙代表质问我们:葡萄牙这么干有过错吗?

24.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各理事国代表今天应该逐个地回答葡萄牙代表。就我自己的国家而言,并且,我相信,就全体非洲国家而言,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葡萄牙是错了。如果有谁今天要为葡萄牙辩护,或者要争辩说对葡萄牙的控告还没有得到证实,他就应该亲自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就在这里公开回答:葡萄牙做过的事情是错的还是对的?我还认为,我们必须再回答一个问题,个别回答或集体回答都可以:如果葡萄牙已经做过的事情是错的,那么,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不是有理由担心葡萄牙会在明天再做它昨天做过的事情——并且事实上它正在计划要这样做?

25. 在磋商过程中有人说他们同意葡萄牙是错的,它不得重犯那个错误;但是他们的为难之处在于必须要有证据证明葡萄牙建立了那些基地和收容了那些雇佣军以供驱使,因此他们不能象我们在这里代表非洲的人一样或者象安理会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一样进而谴责葡萄牙。我们的这些最亲密的朋友是认识到葡萄牙在非洲仍占有殖民地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后果的。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删去了我们原草案中谴责葡萄牙建立基地并使雇佣军整装待发,准备扑向刚果的部分。我们这样做只是出于对安理会中那些代表的尊重,而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认为葡萄牙事实上对于这个更为进一步的不当行为没有罪责的意见。但是我谨认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有理由担心葡萄牙明天还会做它昨天做过的事情,为此缘故,我希望各位理事国代表将会同意接受我们写在决议草案上的话,即我们促请“……葡萄牙政府,鉴于它自己的声明,不许外国雇佣军利用安哥拉作为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的行动基地”[S/7539]。

26. 实施部分第1段措词温和,为此,我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表示歉意,向非洲兄弟国家表示歉意,也向安理会的一些朋友表示歉意,不过这一段的诞生过程就是这样。在此,我还要跟刚果外交部长一道,对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采取的行动表示深切的感谢。大家都会记得,法国警方在那一天宣布破获了一伙秘密雇佣军,他们为了去刚果搞暴力行动而在进行训练。这伙人的为首分子来自哪些国家,是可以查得出来的。他们都是那么一些国家的人,其政府据说是尊重刚果的主权的。我们认为他们不见得是受到——事实上我愿意承认他们没有受到——他们各自的政府的委派去参加训练,图谋不轨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有权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注意它们的国民所干的不法行为的事实,采取可能的步骤,防止继续发生反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际阴谋。

27. 在此时际,考虑到在我们把决议草案提请安理会讨论之前进行的磋商,我们只能指望那些感到草案太软弱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将会理解所以如此的缘故,而感到不能谴责葡萄牙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不论是由于葡萄牙是他们的朋友,还是由于他们认为还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可以使他们谴责葡萄牙,至少将会相信根据葡萄牙自己承认的事实,完全应该向它提出要求,不要再做它以前根据一种被认为是错误的信念而做过的事情,那个错误的信念就是以为它事实上是在完全按照国际法的精神行事。

28. 我在开头说过,我要说话简短,我希望我的发言没有使我安理会的同事们感到厌烦。安理会的非洲代表们在准备现在正由安理会讨论的折衷方案的过程中得到了首先是来自安理会的亚洲朋友的,以及来自所有其他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的合作,对此我希望趁此机会向他们所有的人表示感谢。我希望在表决以后,有可能由安理会的三个非洲国家代表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于这个非常温和的决议草案给予一致的支持。

29. 德博斯先生(荷兰):在我谈到已向安理会提出的指控的实质之前,因此在此刻也不能根据指控的是非曲直表明立场,我愿意代表我的代表团发表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声明。直接引起这个声明的原因是新近发生的影响到驻金沙萨的葡萄牙大使馆的事件,

但是我愿意讲明白,它所阐述的问题具有远为广泛的重要性,我相信联合国应该开始给予重视,以免国际关系遭受严重损害。

30. 事实已为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所熟知。九月二十四日,一批为数几百人的暴徒强行冲进葡萄牙驻金沙萨大使馆,捣毁家具,抢劫档案。代办和两名其他使馆人员被拖出使馆,遭受棍棒和刀子的凶殴,并被劫持到该城市的另一部分,在街头当众受到严重粗暴的对待,在他们得到刚果当局的营救之前,代办已经肘部骨折。

31. 我的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刚果外交部长在发言中说他的国家愿意完全遵守国际法与惯例的各项义务。但是严峻的事实仍然是,这一类事件的发生日益频繁,并在全世界成为值得严重忧虑的一个缘由。这些年来,“自发的”暴徒在许多国家里对大使馆发动了一次次的袭击,看起来这样的袭击愈演愈烈,大有成为外交武库里最新式武器之势。如果甲国的政策冒犯了驻在国,就会纵容或发动一群暴徒对甲国大使馆举行示威,这样的示威,在许多情况下都已导致抢劫、纵火或捣毁使馆,并且有时还造成对一位或几位外交官员的人身伤害。我本来可以在这里把最近几年来的可悲事件详加开列,但是现代外交的这一最新颖、最优雅的形式实例,我们都知道得够多了,无须多此一举。这一类袭击绝非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所独有的不光彩的特权,最近几年它们差不多在世界各地都曾发生。

32. 我自己的国家此刻就因我国在某一外国的代表的外交豁免权横遭践踏而蒙受损害,顺便说明,那个国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直接违反历来的外交惯例,并作为一种复仇手段,这位代表在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之后,不许他离开驻在国已经有两个月了,因此他实际上已成了出使国的阶下囚。甚至连全体外交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在他们希望离开的时候能否获得准许也不得而知。

33. 自从创造了外交工作以来,执行这种国际关系的形式的首要条件就是外交使节、使馆及其人员的不受侵犯。这个习惯许多世纪以来得到尊重是很有道理的。这条规则以往少数几次受到破坏,总是引起国

际上的公开抗议。不幸的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粗暴的权宜手段几乎变成了一种习惯。如果此风不煞，我们会大有可能落到那么一步田地，要不是把大使馆全部撤销，就非得把它们都建成铜墙铁壁不可，大使们为了保住性命也非得穿戴中古时代的钢铁铠甲才能出外走动。

34. 我的代表团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在联合国里应该大声疾呼，反对这种习惯，不论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好是坏，这种习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宽恕的。每一个政府都承诺要尊重国际社会的义务，从而也就承担了要充分保护驻在其国内的外交人员及建筑物的责任，并不得妨碍他们的合法活动。违背这条规则只能给国际关系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到头来还要自食其果；这是已为不少事实所证明了的。

35. 因此，我的国家呼吁各国政府在口头上和行动上表明它们的强烈的义愤：对外交惯例与特权的这种侵犯应该停止。

36. 我的代表团希望首先强调说明外交关系的这条重要的基本规则，然后讨论向安理会提出的指控的实质，现在我就来谈谈后面这个问题。

37. 在倾听刚果外交部长清晰而十分动人的发言的时候，人们对于他的国家独立以后六年来的不幸命运不能不深受感动。这些年来刚果人民得到的只是动乱和没有尽头的苦难，而绝少安宁。我们充分理解，为了能够变成一个统一繁荣的整体，刚果切望不受干扰的心情。联合国自从刚果诞生以来就一直跟它站在一起，无疑希望尽力帮助刚果人民得到他们热切盼望的安宁。

38. 我的代表团细心聆听了刚果外交部长的指控。在我们看来，他的指控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39. 第一，外交部长告诉我们，那些失去了权势的人企图破坏刚果的法律与秩序，以遂他们个人的目的。这是一场可悲的争斗与不和的继续，在他的不幸的国家里，已经成为国内政治的标志了。这种内部的政见分歧看来是刚果政府提出指控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我的代表团可以对于那些因为这场迁延不断的动乱而艰苦备尝的人们深表同情，但我们认为处理国内不和的问题不应该是安全理事会分内的事。这是一个

安全理事会不应插手的国内政治问题。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国内方面，我将只限于表示，我的代表团诚挚希望刚果人民的智慧和克制将占上风，以免出现进一步恶化的局面。

40. 第二，向我们提出的指控与葡萄牙对待它的非洲领土的政策有关。这当然是一个对整个非洲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它就已是安全理会议程上的一个项目。去年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我的代表团得能明白宣布，我们希望葡萄牙将会同意取消它对行使自决权的限制。因此，我不打算在当前的辩论中谈论问题的这一个方面，我的代表团认为这次辩论应该以刚果提出的具体的指控为限。

41. 在我们既把刚果的国内政治方面，又把葡萄牙的领土问题都搁在一边之后，剩下下来的就是刚果指控的主题了，即要借助在安哥拉受训的雇佣军推翻刚果政府。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42. 刚果政府指控葡萄牙政府准许在安哥拉设立兵营，兵营里的兵士所受的训练是以推翻合法的刚果政府为唯一目的。已经提供了一些支持这一指控的事实和数字。如果所指控的各点证明属实，它们将构成一个严重的不可接受的局面。但是，葡萄牙政府在跟金沙萨政府的直接接触中，和通过它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都已断然否认安哥拉领土上存在任何雇佣军、训练军营或供他们使用的物资。

43. 在我的代表团看来，安全理事会因而就跟先前曾经常有过的情形一样，又一次碰上了这样的局面：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政府提出指控，而后者却对指控所根据的事实断然否认。面对这种局面，我的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是无法作出判断的，除非对指控的事实进行调查并得到证实，而且被告发的政府也被查明是有错的。所以对待这类对于事实还有争辩的案例，我的代表团的一贯政策是由一位公正的第三者，比如说，秘书长的一位代表进行调查。这也和宪章第三十三条是一致的，该条规定以调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个方法。如果本案中提出指控的一方坚持其要求，迫使安理会非要通过一项判决不可，我的代表团感到，这样一个调查事实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然

后安理会才能作出宣判。我感到高兴，今天上午听到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他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

44. 不过，我们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本案中无意坚持要对本案作出判决，而是更加关心今后它的内政不受干涉的保证。

45. 葡萄牙政府方面已经断然否认它在安哥拉对于企图颠覆刚果政府的分子正在给予支持。葡萄牙政府的这个声明应该构成刚果政府要求的一项保证的可贵的基础。

46.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代表团认为，对安理会说来，最为明智的行动莫过于表明注意到双方的声明，要求一切国家不干预刚果的内政。这样的一个决定不应该带有任何谴责或判决的含义，因为现有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但是它还是会给予刚果政府以它所谋求的免受干涉的保证，葡萄牙政府在其声明中业已含蓄地作出了这样的保证，照葡萄牙政府的那些声明看来，它是准备要遵守的。

47. 最后，我愿意重申我的政府的诚挚希望，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发展，免受内部和外部的干扰。

48. **主席：**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49. **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首先，承蒙主席先生许可，我愿意对刚果外交部长说到的一件事情予以澄清，他是在安全理事会上次会议正要结束的时候第二次行使答辩权中说到这一点的。

50. 大家都会记起，这位外交部长声称，葡萄牙政府“执意拒绝”归还刚果现在停在安哥拉的几架属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飞机。我知道我的政府从来没有扣留属于其他政府的东西的习惯，本来可以立即反驳刚果外交部长的说法。可是我还是不嫌麻烦，对他的说法做了查对，而我现在可以向安理会报告，这个说法跟刚果政府在这里提出的其他无稽指控一样不值一驳。让我借用一下刚果外交部长自己的用语，这是 he 想象的结果。

51. 我在十月三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说过：“前不久，我们接到一项要求，要我们准许一个刚果代表团前往安哥拉视察停在那里的几架飞机的情况。这些飞机毫无军事意义，不过它们是刚果政府的财产。”〔第一三〇三次会议，第31段。〕

52. 我现在必须说明，有关的飞机实在是分文不值的，并且一向是听候刚果政府处理的。大家都会记起，在这场辩论中，首先提及这些飞机的是我。首先承认它们是刚果政府的财产的也是我。刚果的现任政府要求我们准许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安哥拉视察那些飞机。葡萄牙政府本着它惯常的合作精神准许了这次访问。如果还没有刚果代表团派往安哥拉，那纯粹是要由金沙萨政府负责的事情。

53. 一心要嫁祸于是徒劳无益的。外交部长应该在其国内的部门寻找原因，并且向它们提出控告，这才是上策。就我们而言，如果刚果政府把它弃置在安哥拉的无论什么财产弄走，倒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越快越好，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刚果外交部长提出象有关飞机问题这样毫无根据的指责时至少会少一个借口。

54. 现在我要说明我的代表团对于方才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S/7539〕的意见。决议草案应该反映经过辩论而水落石出的真相，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反映事实真相的决议草案是完全不公正的文件，而只能使同意它的人们名誉扫地。

55. 那么，经过当前的辩论而水落石出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刚果民主共和国向安理会指控葡萄牙，说葡萄牙准许雇佣军在安哥拉拥有基地，旨在破坏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如果这项指控已被证实，我完全同意，它确乎是一项十分严重的指控。可是刚果政府拿些什么东西到这里来证明它的指控呢？刚果政府提出了种种指责，然而，大家知道，那些指责都是以假设和幻想为根据的。没有向安理会提供任何较为确切的凭据。

56. 刚果政府当作证据提出来的最象样的一条，是它提到的据说是某些雇佣军所说的话——这些雇佣军据认仍然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且显然仍旧受雇于刚果政府，不过他们这一伙人内部似乎为了他们在那个国家里的活动的某些具体问题，暂时发生了争吵。我要问：这跟葡萄牙有什么相干？某些人从据说是那么一些雇佣军所说的话中可能得出的任何结论，怎么能由葡萄牙来承担责任呢？

57. 除了含糊其辞地提到的这些所谓的说法外，

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连看起来象是自圆其说的凭证都没有。事实上，整个关于雇佣军的说法似乎也值得更加过细地加以调查。我带来了两家法国报纸战斗报和震旦报刊登的报道。据这些报道说，九月初在法国阿尔代什被逮捕的四十名雇佣军人员，已有二十人取道布鲁塞尔前往金沙萨，因为他们已为刚果陆军所招募。

58. 即使情况如此，刚果政府也完全未能证实它对葡萄牙的指控，或对该指控提供证据。说什么葡萄牙在安哥拉给雇佣军提供基地，为了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使用他们，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关于这一点，已经向刚果政府及其外交部长作了最断然的保证，我已经说过，现在再说一遍，首先是葡萄牙驻布鲁塞尔大使作了保证，随后是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给予保证，葡萄牙外交部长又于九月二十七日在里斯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作了保证。我在这个安理会的发言中重申了这几次保证，因为刚果政府存心要对葡萄牙政府的信用表示怀疑而宁愿偏信某些雇佣军的什么说法，以便适应它自己的目的——这些目的已经由于一连串无缘无故地反对葡萄牙的敌对行为而为人所共见。

59. 可是在它企图粗暴地给葡萄牙的信用抹黑时，刚果政府遭受到一次同样地不光彩的挫败，因为它不得不乞灵于明目张胆的歪曲事实。不幸，对事实和我在安理会里的发言如此歪曲已经不止一次，这就使我不得不引用上一次安理会开会时我说过的话：

“事实真相是：在安哥拉被拘留的宪兵——这是葡萄牙政府在他们被拘留起来的时候就用我已经引述的给报界的通知予以公布周知的——要求准许他们返回刚果，他们得到刚果中央政府——这一点务请好好注意——也就是那个时候的完全合法的政府的批准业已回到刚果。如果事有凑巧，那个政府正好是冲伯先生的政府，那可无关我们什么事；同意召回这些在安哥拉而要求准许他们回去的宪兵和其他人的是完全合法的政府。

“如果现任的刚果政府跟先前的当局人士发生了争执，葡萄牙与此无关。我重申并坚持：在安哥拉收容这些宪兵也好，准许他们回去也好，

葡萄牙的处置都是无可非议的。”〔第一三〇三次会议，第24和第25段。〕

60. 这是我说过的话，我希望不需要再来细说这一点。曾经有过一支公开的部队，它在刚果被打败了。这支军队的某些分子越过边界进入安哥拉成为难民。依照国际法，他们被解除了武装并被扣留起来。在他们留居安哥拉期间不得进行任何政治或军事活动。刚果政府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那怕是一次关于这些难民的抗议。在他们认为可以安全地返回刚果——他们从那里来的——时，他们得到当时的刚果合法政府同意，就被准许回去了。

61. 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清楚的事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加公平的事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加合法的事了；在这一点上，葡萄牙政府无错可认。这不只是我的代表团的看法；这是所有出席这场辩论的人的公论。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上次会议和本次会议之间相隔这么多天的原因。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而然吗？如果在刚果的指控中找到了那怕是一点点实在的东西，会让这么些日子白白地溜走吗？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决议草案提出来讨论。看起来是有那么几个国家，只要它们到安理会来指控葡萄牙，它们是不能空手回去的，不管它们的指控可能是多么站不住脚、多么荒谬和多么无凭无据——刚果的指控正好就是这样的。

62. 从目前的辩论和它所引起的普遍的反应看来，我的代表团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即只能把这个决议草案看作是送给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安慰奖，由于它未能对它的指控提供证据——更加谈不上证实——民主共和国知道，并且一直很清楚，在这一指控中，真理和道理都不在它那一边。

63. 务必使提交安理会的这项决议草案在措词上跟这场辩论的题目完全无关，原因就在于此。有些人力图使问题纠缠不清，我的代表团恕不奉陪。从他们的提法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搞这个草案的动机并非是因为刚果的指控有何可取之处，而是因为另有打算。我的代表团注意到，至少有这些已经心照不宣地被承认了。

64. 当原告无法提出证据，借以构成一个表面证

据确凿的案件时，正确的做法是取消指控。但这个决议草案，却力求对刚果未能提出证据给予奖赏，而更为严重的是，它力求以公然歧视葡萄牙的措词来给予奖赏。

65. 既然这个决议草案未能取消刚果在这里提出的无从提供证据的指控，它就设法伤害真理。尤其不公正的是，它包含了一项对葡萄牙的指令，要它不干涉刚果事务，不在安哥拉为雇佣军提供反对刚果的行动基地。

66. 我读了决议草案，首先看到序言第2段提及“葡管安哥拉”。这样的用词出现在联合国决议中还是第一次。我的代表团强烈抗议如此称呼安哥拉。葡萄牙对安哥拉的主权是不容怀疑的。有的只是安哥拉；根本就没有“葡管安哥拉”那么一回事。

67. 其次，序言第3段注意到我的发言中说到在安哥拉没有用作骚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的雇佣军、兵营或作战物资。是的，我确实那样说过。

68. 那么，我们在决议草案里看到一些什么呢？实施部分第2段促请葡萄牙不要做业经说明是我们没有干过的事。请问，隐藏在这一段背后的是什么目的？什么意图？为什么要向葡萄牙提出，要它不做它已经宣布了不在干的事情？这是不是转弯抹角地表示葡萄牙今后或许会自食其言？如果确有这样的含义，我的代表团愤慨地拒绝并驳斥这样的含义。

69. 在当前这场辩论的过程中，弄清楚了什么东西可以表明这样一项指令是有道理的呢？难道已经证实葡萄牙过去曾经在安哥拉提供了雇佣军基地作为反对刚果的行动之用？难道已经提出什么东西足以说明哪怕是在这方面提出疑问是有道理的吗？在刚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多难的六年中，当许多个局外的国家曾被指控干涉刚果内政之时，却不曾——一次也不曾——有过针对葡萄牙的这样的指控；这是不是连刚果政府自己也承认的事实？在整个这个时期中，葡萄牙竭力谨慎小心，避免与年轻的刚果共和国的内政有任何牵涉，并且严格遵守了毗连国家之间的睦邻原则，在一切方面大力支援刚果人民，通过保持交通路线畅通，通过提供物质援助，包括十分必需的粮食、食物和其他物资，售价比国际市场通行的价格甚至要低得多；这是不是事实？

70. 不，先生。如果要在安理会的一项决议里点葡萄牙的名，那就必须是作为一个从刚果方面遭受过，并且仍然在遭受接连不断的、难以数计的损害的国家。但是不管这样的损害使我们多少次感到恼怒，葡萄牙始终坚决不肯以任何方式干涉刚果的内政，相反地，它始终对在那个国家执政的每一届政府——包括当前的政府——给予最全面的合作。

71. 我们有资格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也这样做了。可是有些人却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在几天以前，准确地说是在十月六日，据国际报界的报道，刚果政府的首脑曾经宣布：“如果刚果政府已经决定要关闭所有设在刚果国内地的外国领事馆，这是因为经验已经一步一步地迫使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制造颠覆的工厂。”如果刚果的形势竟是这样，如果长期以来颠覆是通过所有新近被关闭的外国领事馆而来到刚果的，有谁能够本着良心又本着真理投票赞成一项只对葡萄牙加以谴责的决议草案呢？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可以为这样的歧视辩解呢？这是不是存心要找一头替罪羊、一个无辜者，为真正的罪犯承担罪责呢？

72.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决议草案是力图对葡萄牙加以歧视。是刚果主动采取了所有与葡萄牙为敌的行动，决议草案却倒打一耙，呼吁受害人不要去伤害行凶的人。稍有正义和公道之感的人都会认为，令人作呕、使人厌恶之事莫过于此了。

73. 请问，哪一个在本议席派有代表的政府——或者不如说有哪一个国家——会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向它发出的呼吁？葡萄牙是不会的。

74. 我们葡萄牙人无须有劳他人指点去做我们一直在做着的以及我们已经自动地宣布过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这样一项指令不但是多此一举，并且是存心不良，无事生非——事实上是咄咄逼人。我们不在安哥拉提供对刚果作战的雇佣军基地，这是用不着什么呼吁或指令的。我们向来避免诸如此类的干涉，并非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是看作关系荣誉、关系原则的大事。没有谁比刚果自己对这一点了解得更清楚的了。

75. 但刚果对我们是怎样行事的呢？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它庇护了潜入安哥拉北部屠杀我们那一带

的人民的分子。这是人所共知的。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它正式为这一类凶杀性的袭击提供基地和物质援助。这些基地分布于金库祖、松加马尼、魁齐、索约、巴塔基翁达、杨加恩赞巴、基萨吉-辛比、穆孔比及其他地方。还有消息说，刚果人正在南加丹加设立的一个新的基地是为了在安哥拉南部搞颠覆之用。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或者甚至本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里，都找不到任何规定，使刚果政府有权在它自己的领土上提供和保持用来对葡萄牙领地发动暴力袭击的基地。这种行为对于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说来是不相称的，并且还公然破坏了国际行为的一切准则，故必须受到一切国家的谴责。

76. 然而，提交安理会的这份决议草案却把这件事说得似乎什么都没有错，似乎在刚果根本不存在为了对葡萄牙发动暴力袭击而设的基地。与此同时，刚果外交部长却在安理会上公开承认有这样的基地存在，并且直言不讳他的国家积极支持从那些基地发动的暴力行动。外交部长宣称他的政府坚决信奉和平解决一切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的原则。那么，他是不是认为在当前的事件中并无争执？他是不是认为他的政府有理由抛弃它的坚定信念而对葡萄牙挑动暴力？根据什么国际行为规约，对外国援助和挑动暴力可以成为解决政治分歧的一种方法？

77. 的确，对于那些存心要跟葡萄牙作对的人说来，这已成为他们近来的行为规则了。他们总是宣誓信守联合国宪章，而接着干出的事情却好象根本不存在什么宪章似的。刚果政府援助对葡萄牙的暴力行动就是这种两面手法的恶劣表现。

78. 然而这个决议草案发出的一项指令，却是只对葡萄牙一方。刚果又该怎样呢？决议草案完全忽略了葡萄牙提请安理会加以注意的某些严重事实，我指的是我的政府九月二十四日的信[S/7506]中包含的，并为我的代表团在这次辩论中先前所列举过的事实。刚果政府要对这些事实承担全部责任。可是，就决议草案所叙述的内容而言，刚果民主共和国居然可以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那样清白无辜。但是每一位出席这里会议的人都毫无怀疑地相信，刚果政府的双手并不干净。那么，刚果政府的指控又怎能在衡平法上得到成功呢？

79. 甚至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指控之后，在刚果发动了一场为刚果当局所庆幸的、气势汹汹的反对葡萄牙的宣传运动，这是不是事实？由于这场宣传运动以及与之同时进行的挑动暴力引起的结果，葡萄牙驻金沙萨的大使馆遭到抢劫和被焚毁，葡萄牙国旗遭到侮辱，葡萄牙代办硬是被从床上拖到路上，然后遭受毒打，代办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和行政人员都遭到凶殴和拘禁这是不是事实？但是决议草案对此却毫无反映。荷兰代表要求安理会注意这一异常严重的事件，我必须向他表示感谢。

80. 所有这些仇恨的暴力行为都被允许不受阻碍地进行，甚至达到完全无视举世尊重的外交豁免权的规定的地步，全世界的新闻和报道工具都已予以披露，就是控告我们的人也没有加以否认。可是，在决议草案中他却被当作是受害者。如此颠倒是非，真是无以复加了！

81. 我还可以在这里列举一些更加新近而性质类似的行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其他部分也发生了类似的、凶暴的程度毫不逊色的反葡萄牙示威，挑动者与前面所说的完全相同。我在上次发言〔第一三〇三次会议〕中谈到了在海港城镇马塔迪的反葡萄牙示威。今天我必须说一说另一起事件。葡萄牙人一直生活在经常受到恐吓威胁的气氛中，而卢本巴希的葡萄牙领事在受到威胁要他关闭领事馆的时候，不得不要求刚果政府明确担保并保证一大批葡萄牙籍居民的安全，然后才同意离任。我收到的最新消息说，有一批葡萄牙籍居民由于害怕而正在要离开刚果。

82.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安全理事会专心处理刚果的指控、还没有机会宣布决定的时候，金沙萨当局不但不设法收敛一下对葡萄牙发动的狂暴的仇恨运动，却不光彩地匆忙片面宣布断绝与我国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同时，刚果却根本举不出一件新的事实能够为它主动采取的种种反葡行为辩解。

83. 这一切表明什么呢？它表明这一指控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或伪装，用来遮掩预谋的葡萄牙为敌的计划，该计划现在正付诸执行。发动这种种敌对行为的是刚果，因此它必须要对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决议草案对此只字不提，实在令人震惊。这样就鼓励

刚果肆无忌惮、毫无道理地与葡萄牙为敌。看不出有任何打算、甚至是丝毫的努力去谋求协调与调解刚果和葡萄牙之间的关系。相反的，却企图偏信一面之词来判决葡萄牙。我的代表团不能不提请安理会注意，如果这个草案得以通过的话，可能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对那些后果，葡萄牙恕不承担任何责任。

84. 我在上次发言时代表我的政府提出一个建议，只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现出与我们相同的善意，首先允许对于设在刚果领土上的反葡萄牙基地进行调查，就可以对据说是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维拉卢索和恩里克德卡瓦略为雇佣军提供的所谓基地进行类似的调查，此项调查可由安全理事会指定的机构进行。接着我还提议，调查团由安理会三个理事国的代表组成，配合当事双方的代表各一人进行调查。我们的这个建议，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诚意，因为我们无需隐蔽任何东西，并已由国际报界予以报道，国际报界显然把它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有利于彻底弄清真相：究竟是葡萄牙在破坏刚果的和平还是刚果在破坏葡萄牙的和平。

85. 但是刚果代表团甚至认为我们的建议不值一提，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尽管它在安理会的议席上作了种种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决议草案对我们的建议也只字不提。我上次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说过，事实是指控我们的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所要的不是真理；他们要的是反对葡萄牙的决议，而不管这些决议是多么的荒谬绝伦。一场辩论只不过是用作取得这么一些偏向一方的决议的借口而已。

86. 九月二十七日，葡萄牙外交部长在对报界发表声明的过程中，重申他先前已向秘书长提出过的访问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邀请，他说此项邀请仍然有效。我的外交部长说：

“面临着刚果针对我们的指控，可以说是出现了需要由秘书长出面干预的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已经多次邀请他访问我们的海外省份，此项邀请并未撤回。秘书长依法要关心各国之间边境的和平，现在就可以到安哥拉和莫三鼻给去视察一切他希望视察的地方。我们将不设置任何障碍。”

87. 如若秘书长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已访问过那些领地，他现在就能千真万确地证明在安哥拉的任何地点都没有用作反对刚果的雇佣军和雇佣军基地。我的代表团不得不失望地指出，我们历次有关调查的建议都被置之不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已经尽了我们力之所能，提出建议，争取对加在我们头上的种种罪名进行调查。我们已经证实了我们的真诚与信誉。我们要求查明真相。我们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把查明真相的要求被置之不理这一点记录在案。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把针对我们的诬告置之不理。

88. 尽管这次刚果的诬告和随之而来的种种敌对行动已经在我激起无比的愤慨，我在前几次发言时还是尽力不动感情，力持客观态度，甚至有意实行克制，希望理智会在对我们提出指控的人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中取得优势。在这一点上，我有不断使我得到鼓舞的正常从事国际生活不可缺少的睦邻原则，和我的政府要通过合作性的努力对一个邻邦能有所帮助的愿望，这个邻邦新近取得独立地位，但面前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

89. 但是，看来，我们的克制态度是被误解为软弱无力了。也许就是由于这种误解的缘故，决议草案竟对我的国家横加凌辱，甚至连这样充分表明了的事实都不顾了：那些要指控我的国家的人连最起码的，最根本的案由也拿不出来。

90. 特别使我的代表团感到气愤的是，在这里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抛掉了一切公平合理的标准，它唯一的目的是毫无理由地给指控我们的人送分数。我的代表团感到遗憾，我们不得不这样说。如果我们在这里不是断然地、丝毫没有误解可能地说明我的政府认为它无法接受如此荒唐的决议草案的话，我们就是有失职守；如果这样的决议草案竟获通过，那就只能招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对此葡萄牙再次声明不负任何责任。

91.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安全理事会又一次面临着某些国家、特别是葡萄牙所实行的殖民压迫政策所造成的问题。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那个政策，它曾受到联合国最坚决的谴责。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还向世界各国发出呼吁，向莫三鼻

给、安哥拉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

92. 当前,安理会里摆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指控,它要求安理会注意那项政策的一个方面:干涉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内政。这是与葡萄牙在非洲大陆实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紧密联系的一个方面。

93. 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它九月二十一日的信(S/7503)里,并通过它的外交部长的发言,控告葡萄牙现正使用葡管安哥拉领土作为雇佣军的行动基地,这些雇佣军的唯一目的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颠覆活动。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和某些别的发言人——坦桑尼亚部长和布隆迪外交部长——的讲话中所叙述的情况发展来看,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而是表现了葡萄牙的殖民政策,实际上也是任何殖民政策的一个重要和一贯的方面。

94. 自从那些与安哥拉和其他葡管领土接壤的国家独立以来,葡萄牙政府始终坚持推行的一项政策就是利用外国雇佣军或背叛了他们的非洲兄弟的分子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在这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和其他非洲发言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情况,说明与葡萄牙结盟的某些西方国家、它们的特务机关和大西洋公约本身所起的罪恶的作用,特别是在制订和执行以在新近摆脱殖民桎梏的非洲国家里制造内部分歧和兄弟残杀的冲突为目标的政策上所起的作用。

95. 葡萄牙代表一本正经地说了些模棱两可的否认的话,为他的政府受到的指控推卸罪责,恰好证实了有关葡萄牙努力煽动、资助和鼓励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颠覆活动的报道。葡萄牙政府拒绝秘书长的要求,不肯归还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期间由逃到安哥拉去的四营加丹加宪兵和其他一些人储存在安哥拉的武器;可是到了有一个葡萄牙能够与之合作的政府——冲伯先生的政府——在刚果上台,这个政府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垂青,葡萄牙政府不但把宪兵送回刚果——据葡萄牙政府刚才告诉我们——这些宪兵已在它的领土上受过训练,并且还归还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武器,这难道不是怪事吗?后来,当一个新的政府在刚果成立,这个政府生不逢辰,无福博得葡萄牙的厚爱,在归还遗留在安哥拉的属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军事物资的问题上,葡萄牙便开始支吾搪塞,百般刁难。

96. 安全理事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才使葡萄牙政府同意作出声明,属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财产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我们刚刚听见它如此声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发言结束之时,葡萄牙还不打算立即这样说。

97. 这一切都没有给葡萄牙政府的历次声明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因此我的代表团对于任何以这一类含糊其词的声明为基础的决定是否有效深有怀疑。葡萄牙代表盛气凌人,连安全理事会亚非理事国提出的对于事实真相表达得如此含蓄的决议都拒不接受,其原因就在于葡萄牙指望着它的盟国继续给它撑腰,以便继续它的殖民事业和干涉活动。他的盛气凌人的讲话显然是说给葡萄牙的朋友听的,他们通过代理人在葡萄牙的殖民地实行殖民剥削。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对于已经在非洲开始的非殖民化过程进行挣扎抵挡,其罪恶根源就在于此。美国代表几次否认葡萄牙的某些盟国和北约组织对于鼓励葡萄牙的殖民政策和鼓励它对与它的殖民地接壤的国家的颠覆行动应负罪责,对此我们同样感到难以置信。美国代表声称,北约组织不仅保护美国的自由,并且也保护全世界的自由,只要看一看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明白这是言不由衷:给葡萄牙供应的武器不仅用来毁灭那些为他们祖国的解放运动而战斗的人们,并且也用来毁灭整个地区的全部人口。

98. 对一个以私人身份参与中央情报局——它是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向刚果提供B-26飞机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并不能解除中央情报局的责任。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将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如果这次行动象过去采取过的其他行动那样成功了的话,上面提到的那个人和这个机构本身当然都不会站到被告席上了,而只会得到美国官方的赞许。

99. 尽管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口头上宣称不干涉邻国内政,他们对于近邻国家的和平的奠定和独立民主的发展并不感到兴趣,这是十分明显的事。他们害怕——不是没有道理的——摆脱了殖民桎梏的非洲国家的存在会成为安哥拉人民、莫三鼻给人民和所谓葡

属几内亚人民的榜样，并会加速消除这些领土上的殖民主义。葡萄牙死抱住过时的殖民政策，千方百计地破坏非洲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巩固。

100. 葡萄牙跟它的最顽固的同盟者，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沆瀣一气，推行其对非洲国家的侵略政策。二十四国委员会¹在非洲开会期间，来自葡萄牙各殖民地的请愿人通知他们，葡萄牙和南非签订了一项协定，要有几千名南非白人农民在葡萄牙领土定居。两国政府的真正意图是使用这些白人充当雇佣军来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对邻近的非洲国家进行颠覆。因此，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和殖民政权的联盟正在全力行动。这个联盟拥有可观的经济和军事的潜力，其目的是要永远保持对非洲人民的奴役，并通过挑衅和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行动，阻挡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巩固。我们面临着的必然结论，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在非洲的心脏存在着萨拉查殖民政权，就增加对那个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且根据同样的迹象来看，也增加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联合国希望避免一次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的冲突的爆发，现在是需要它采取决定性的有效行动的时候了。

101. 这次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对葡萄牙的指控的辩论对那些实行一项跟葡萄牙在军事和经济上合作的政策的西方国家应该也是一个警告。此项政策还在安全理事会里的某些国家的态度上得到反映，在这里它们总是设法阻止对葡萄牙采取有效措施或给予制裁。

102.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坚信，只有对根本的原因——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存在——采取有效措施，才能终止葡萄牙的挑衅与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行动。它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最坚决地谴责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颠覆活动。

103. **主席：**我接到一个特别要求，要求准许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现在讲话，以行使答辩权。我理解他也许希望在下次会议上继续这次发言。如无异议，现在就请他发言。

¹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104. **邦博科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看来葡萄牙代表又一次存心要在这次辩论中制造混乱，以免安理会了解他的政府无理干涉我们事务的真相。关于据说我国政府已从他的政府接受的所谓技术援助，他引证了他自己的讲话。就在今天，葡萄牙政府的代表本人刚才已经承认，就象我在发言的一开头说过的，这是一个属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物资与财产的问题，葡萄牙政府把它们抓在手里，直至它知道它的盟友冲伯先生回不到金沙萨去了，因而那些东西也无法归还给他了。他提到了军服和弹药，但是他不提武器。今天在这个堂堂的安理会里，他刚才承认，我们有飞机在安哥拉，但是他略而不提，这不只是一个飞机的问题，这些飞机在他看来是毫无军事价值的，而且还有今天仍然储存在安哥拉的武器和弹药的问题。

105. 如果他的政府确实出于合作精神，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理由不能把我们的装备归还我们，而非得我们派出专人前去不可。即使如此，我的代表团和我的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他所承认的这一点，因为一开头他曾想制造混乱，说什么这些武器、飞机、弹药和装备都已作为所谓的技术援助的一部分还给刚果民主共和国了。

106. 此外，我保留在今天下午对葡萄牙代表的发言再作评论的权利。他认为我们手里没有证据，他认为单凭他的声明或者他的政府的声明，就足以驱散我们的顾虑。

107. 我随身带来了证据，在安哥拉的四营前加丹加宪兵从来没有被解除武装。相反，经代表葡萄牙当局的安哥拉总督的批准，达·索萨将军准许他们进行训练和重新装备，以便继续作战。被拘留起来的四营人居然摇身一变，重新出现在刚果，而且是武装到牙齿，岂不骇人听闻。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都很清楚，新近与基桑加尼事件有关的就是这四营人，他们还牵涉到一个阴谋，多亏刚果政府的警惕和某些友好国家的合作，这个阴谋已经真相大白。

108. 我将要在今天下午证实这一切，以便让安理会看清，就算是对葡萄牙代表的历次发言中的互相矛盾之处留有余地，我们还是不能对他在这里给予的口头保证感到满意，对他的政府的保证也同样不能感

到满意，因为这个政府虽然属于联合国组织并且有义务尊重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但是它在供养这四营人并给他们的训练提供方便，以及蔑视秘书长的命令这几点上，都毫无悔悟。这个政府连联合国这么强有力的组织都不放在眼里，又怎能指望它信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承诺呢？

109. 葡萄牙代表还提到我的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谈——以及目前在刚果的葡萄牙人的惶恐不安。安理会辩论开始的时候，我曾请教过葡萄牙代表，有多少他的贵同胞住在刚果。我必须指出，他未能给我一个确实数字，而以记录已被烧毁作为遁词。不过我还是确信，里斯本政府是知道有多少葡萄牙人住在刚果的。

110. 作为向他个人提供的情报，我可以奉告他，有八千多个葡萄牙人住在刚果，而他却不能跑到这里来声称自从独立以来这些葡萄牙人受到了刚果政府的威胁或虐待。在有一百五十多万非洲居民的城市金沙萨的葡萄牙大使馆门前发生事件的时候，住在那里的几千名葡萄牙人未被殃及；他们都安居家中，各理生业。请问葡萄牙代表能否告诉我们，在有一百五十万非洲人居住而动不动就会闹乱子的金沙萨，这些葡萄牙人是否受到过任何虐待？我相信他不敢在安理会里说一声是。他办不到。我们今天下午要向他证明这一点，我们将要拿出证据，甚至出版物来。

111. 他也提起过某些报纸，如震旦报和战斗报。我们知道这些报纸遵循的是什么路线。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报纸，它们明白无误地证实葡萄牙参与了那次著名的阴谋。他没有把震旦报拿给我们看，但是我带来了布鲁塞尔出版的欧洲杂志，它刊登了萨拉查和摩伊斯·冲伯站在一起的照片，凡是熟悉比利时报界的人都晓得这份刊物的法西斯倾向。这份刊物提出葡萄牙为什么在非洲受到仇恨的问题，下面就是它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要说老实话。里斯本的总统是在给摩伊斯·冲伯效劳出力，他做得对。他已经为冲伯招募并训练了勇敢的白人志愿军；可是有人一谈起这件事，这位道貌岸然的君子和他的官方机构就要齐声抗议，声称他们完全不知道在安哥拉或别

处设有营地和武装的雇佣军队伍整装待发，以便给善良的摩伊斯略效微劳。

“葡萄牙人的出奇的过敏和谨慎，不禁使人想起十九世纪的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对他们的看法：‘这些人有一种特别的自卑感，它不是使他们羞涩胆怯，而是使他们惶恐不安，对自己都要永远保持戒备。’”

112. 这些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某些报纸上的话，那些报纸是你们的盟友，它们都肯定了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就是：正在招募雇佣军；曾经有雇佣军在法国被捕；还有，我指出这一点对你们援用过的震旦报和战斗报的编辑先生毫无不敬之意，那些雇佣军从未被派往刚果；并且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训练现在仍在法国继续进行。

113. 我保留今天下午再作发言的权利，以便说明葡萄牙的背信弃义，并说明不可对它寄予丝毫信任的理由。

114. 就我们非洲人而言，决议草案——这我下午还要再谈——对葡萄牙实在是太温和了，因为在当前这个时代，世界上别的国家都在同意非殖民化，那些原来拥有庞大帝国的国家都在宣布放弃殖民地而承认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唯独葡萄牙政府却在嘲弄我们非洲人。那个政府还参与了一项牵连很广的大阴谋。我们本不希望在这里提起这个大阴谋，因为它不是安全理事会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也不宜于在这里把它公开暴露。这个阴谋涉及从好望角到罗安达的整个非洲南部，而葡萄牙则是积极促成它的一员。

115. 葡萄牙政府对待南罗得西亚事件的态度是大家所熟知的，就跟大家都知道它拒不实行经济制裁以及它渴望继续支援伊恩·史密斯政权一样；我们知道它这样做的原因何在。

116. 现在时间已相当晚，我不希望折磨安理会各位代表的耐心。主席先生，如你准许，我保留对葡萄牙代表的指摘给予更详细的回答的权利。

117. **主席：**刚果外交部长如果愿意的话，还会有机会在适当的时间发言，我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请问葡萄牙代表是否希望就程序问题发言。

118. **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 我希望行使答辩权, 不过我的话很短。

119. **主席**: 如果葡萄牙代表希望作一次很短的发言来行使答辩权, 如果安理会各位代表同意, 现在就请他发言。

120. **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 这个会议越来越变成聋子的对话了。刚果外交部长在行使答辩权的时候提到了三件事情: 第一, 刚果政府弃置在安哥拉的财产; 第二, 在刚果的葡萄牙居民; 还有第三, 雇佣军的问题。他说过要在今天下午再谈这最后一点, 所以我现在不想对此作答, 我只是说明一下, 我不曾援用过战斗报或震旦报作为证据。我只提到这些报纸, 说这些报道提出要求进一步调查。这就是说我并未把这些报纸上的消息当作证据, 而是当作需要对问题作进一步调查的一种暗示。

121. 至于在安哥拉的属于刚果政府的财产的问题, 我说过, 首先提到在安哥拉的属于刚果政府的飞机的是我, 首先承认它们是刚果政府的财产的也是我。就在本次会议早一些时候我还说过, 刚果政府可以把它弃置在安哥拉的随便什么财产拿走。这些财产怎么进入安哥拉的,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无关重要了。我自己对它们是否是在冲伯先生那个时候弄到那里去的细节毫无所知。如果这些财产是在那时被送去的, 那么那时刚果的合法政府的首脑也正是冲伯先生。不论怎样, 值得知道的重要一点是这些财产在安哥拉, 葡萄牙政府承认它们属于刚果政府, 承认刚果政府有权在它愿意的任何时候把它们拿回去。当然, 刚果政府不能指望我们真会背了那些东西放在金沙萨的政府大厦门前。

122. 关于在刚果的葡萄牙居民, 我收到报告说, 他们生活在威胁的气氛中, 其中有许多人, 我刚才已经说过, 正在离开刚果前往安哥拉。外交部长说他们受到良好的保护。他所作的保证使我高兴, 我只希望这个保证能被遵守, 在刚果的全体葡萄牙人不会遭受任何麻烦。

123. 我重申刚才已经说过的一点, 刚果外交部长说过他还要再谈雇佣军的问题, 我保留答辩的权利。

124. **主席**: 还有一件需要我们决定的事情, 就

是我们什么时候在安理会继续进行这场辩论。我作了一些初步磋商, 我知道大多数理事国代表准备在今天下午继续辩论, 也许是在四时三十分, 因为我们中有的人在第一委员会有任务, 那个会已经规定好在这以前召开。

125. 有两点考虑应该记住。第一, 还有十来位代表希望在这次辩论中发言; 第二, 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和下午三时我们要开会。我还要说一下刚果外交部长向我提出的考虑, 他希望在本星期内结束有关他所提出的指控的程序。

126.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 自然, 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迫切心情我完全有同感, 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我们应该尽可能不要拖延。我也深知主席先生在当前的情况下煞费苦心, 建议我们在今天下午四时三十分再次开会。不过, 有的理事国代表有约在先, 大约从三时起另有公务, 他们势必希望会议在四时三十分开始; 同样的, 我们当中也有人因为身有公务而难以在下午四时三十分来到这里。所以, 我谨建议, 我们以在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继续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为好; 我们希望到那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处理完毕而不致再遭到打断。然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处理已经提交安理会审议的其他项目。

127. 我谨提出这个建议, 以供安理会诸位同事考虑。

128. **主席**: 自然, 我希望根据安理会各位代表的愿望处理这个问题。

129. 关于尼日利亚代表的意见, 我能够说的只是我已经为了一个特定的问题在明天上午召开安理会会议, 这个问题就是以以色列代表团提交给我们的指控。我还为了处理联合国接纳新会员的专门问题而定于明天下午三时召开安理会的会议。

130. 所有这些会议都完全是按照规定召开的, 必须按时举行。因此, 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两个时间中选择一个, 其一是今天下午四时三十分, 这是安理会大多数代表乐于采纳的, 或者在明天下午处理联合国接纳新会员问题的会议之后立即开会。我想这就是我们可以作出的选择, 我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遵从安理会的愿望。如果有相当数目的理事国代表认为我们不必

急于在今天下午继续下去，我并不希望违反他们的意愿举行会议。

131. **纳布里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除非不希望开会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提出一些强有力的理由, 我的代表团同意你的建议, 在今天下午开会。安理会今天下午四时三十分开会, 尼日利亚代表碰到的困难我们也是有的, 因为我们在下午三时也有会议。但是, 不论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希望在今天下午什么时候开会, 我们都可以参加, 因为我们感到名单上还有那么些人要发言, 再则我们的辩论也进行得有些时候了, 我们理应尽速得出一个决议。所以, 我愿意表明, 就我的代表团而言, 我们准备在今天下午开会。

132. **基朗德先生**(乌干达): 我是赞同尼日利亚代表的主张的一个, 我们应该把会议推迟到明天, 而不要象主席提议的在今天下午四时三十分举行。理由之一已经说过了。

133. 我要提出另外一条理由,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意义和重要性太大了, 如果我们今天下午四时三十分开会的话, 我们担心由于时间太短而会得不到公正的处理。

134. 还有一个理由, 我们的磋商还没有完满结束, 我们希望今天下午继续磋商。我想明天就可以一切就绪了。我还要请诸位同事注意, 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已经表明, 他赞同把会议推迟到明天上午。

135. **主席**: 我必须再次向乌干达代表指出, 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我们都有预定要开的会议。因此, 我们只能选择今天下午或明天下午继续开会。我欢迎安理会各位代表可能希望提出的其他意见。

136.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 我注意听了你的讲话和尼日利亚、乌干达两位代表的发言。就我们而言, 我们希望说明我们的看法跟他们所说的一样。我们觉得已经提出了十足可信的理由, 我们不应该把当前讨论的问题在时间上限得太死, 我们必须允许已经在这里提到的磋商继续下去。

137. 况且, 我们今天刚拿到决议草案, 不论我

们的态度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应该允许有时间对它进行考虑, 这是起码的程序要求, 我们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以这个文件所要求的郑重态度对它进行研究, 决定我们对它的态度。这至少需要二十四小时。

138. 关于主席所说的他已经作好明天的两次会议的安排, 我们对于如此匆促行事感到遗憾, 因为安理会在结束它对眼前的问题——一个对全体会员国都是非常严重和重大的问题——讨论之前, 势难分心注意其他问题。况且, 对于主席所说的其他问题, 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看法, 按照对于实际情况的考虑, 以在什么时候讨论它们为最好。

139. 对于你所说的我们不能重新考虑已经作出的决定, 主席先生, 恕我不敢苟同。安全理事会的程序由安全理事会作主, 因此我们有权根据现在出现了的情况的需要而予以更改。

140. 换一句话说, 我的代表团同意刚才尼日利亚和乌干达两位代表所说的意见, 并且也注意倾听了美国代表发表的见解。因此我的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在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继续讨论这件事情。

141. **法拉先生**(约旦): 我的代表团跟尼日利亚、乌干达和苏联三国代表的看法一样。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也是急迫的。它摆在我们面前, 等着我们给予解决, 已经有些时候了。我们不能期望在今天下午花一个小时就能听完所有可能要发表的讲话。此外, 我认为连续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考虑不应中途被打断。其他的项目可以放到后面。我不是说那些项目中那一个是不重要的, 只不过, 我们手头的问题应该由安理会给予充分的、完整的、不被打断的考虑。刚果外交部长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些日子了, 我们也不想把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拖长下去。但是开一小时的会是无助于加快了结我们的工作的, 况且在此期间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还得进行一些磋商。

142.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 刚才向我征求过意见, 我答复说我们愿意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和顺从安全理事会的方便。我们的辩论从开始进行到了现在, 我认为有好些条理由要求我们更系统地、更连贯地继续进行讨论。因此我促请主席决定我们应该在

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开会审议这个项目。我知道他有权给安理会安排会议时间，我也认为如果所有安理会的代表都有机会办理他们的其他事务，那就好了。今天上午我老早就发过言了，在这以后我本来可以到别处去处理别的事情。不过，有些代表的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主席先生，我请求你决定，我们应该在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继续审议这个项目，这样无疑会使我们能够以一种与安全理事会相称的负责态度来结束我们的工作。

143. **麦克阿瑟先生**(新西兰)：主席已经指出，安理会在今后的日子里还面临着颇为沉重的工作担子。我们都认识到行将要求我们处理的一些问题是相当重大的。主席已经指出他已为那些会议排好时间。

144. 我的代表团原来希望，我们也许能够在今天下午的会议期间完成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指控的行动，这一指控提到安理会来已经有些时候了。对我们代表团说来，如果这样会有助于安理会完成它的工作的话，下午三时开会是最美满的了。如果由于安理会某些代表要出席第一委员会的会议，排除了下午开会的可能性，那么，作为一条可供采纳的建议，我赞同这种看法：我们明天下午要予以考虑的事项——关于接纳新会员的问题——不会必须占去我们可以支配的全部时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在今天下午结束关于这个项目的讨论，然后在明天我们完成了接纳两个新会员的问题的审议之后接下去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145. **凯塔先生**(马里)：我要说的话不多。我只不过希望指出，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的意义和严重性是明摆着的，如若不是由于主席先生本人已经说起的各项承诺，安理会的诸位代表今天下午必须分头去完成它们，我的代表团本来是宁愿抓紧处理的。我认为，明知这个问题如此重大，安理会不至于郑重其事的开展辩论于前，而却以跟它自身不相称的方式草草收场于后。因此，我的代表团竭诚希望，你将从这个观点看待这个问题，你的决定将使我们能够在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详尽地研讨这个项目，我的几位同事也正是这样提议的。到那时，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就这个在我们看来是极其严重而又头等重要的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互相磋商。

146. 我希望你将对所有这些不同的意见加以考虑而把这一项目的审议推迟到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

147. **赛杜先生**(法国)：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安全理事会也得召集会议时，我们就不免要处于颇为为难的境地，这是常有的情况。

148. 我只希望指出，这几次会议之所以召开是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提出的要求。根据我们刚才已经听到的，他将同意把原定于今天下午召开的会议推迟到明天。我们的非洲同事们赞同他的这个要求。在我看来，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很难强求今天下午召开第二次会议，因为我们有几位同事对此感到不便。

149. 至于我们今后的工作以及我们应该在明天上午开会还是在明天下午开会的问题，主席已经告诉我们他已决定在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召开安全理事会举行一次可望是重要的辩论，他并告诉我们，事实上在他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原来计划在今天下午召开的会放在明天下午开。我们现在讨论的项目，或者是要预定的关于接纳新会员国的辩论为它让路，或者是放在它的后面。

150. 因为这是主席的决定，如果我的大多数同事赞成的话，我自然愿意服从，并且表示同意。

151. **主席**：如果没有别的安理会代表希望就这件事情发言，我愿意谈一谈我的看法。我前面已经说过，为了执行我必须执行的权力，我决定了安理会明天开两次会议。我是跟同事们商量了之后决定的。我认为有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如果安理会已经决定为了一件据说是重要的事情召开会议，会议就该准时召开，除非有什么特别的或者凌乎其上的原因要它不这样做。

152. 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我过去也曾经有机会说起过。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在经过磋商之后，决定明天上午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处理以色列的指控。既然是经过磋商而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且有关这件事情的所有因素都已加以考虑，我认为这个决定必须保持不变。

153. 我们还决定要在明天下午召开一次会议，决定已经有几天了，是处理接纳新会员的问题。这也

是一件关系到另外一些人的事情，两个申请国的代表不远数千哩而来，为的就是这个会议。我想明天下午的讨论用不着费多长的时间。这次辩论估计是不会持续很长的。因此，听了几位希望当前的辩论不要在今天下午继续进行的代表的意见之后，我的想法是应该这样决定：我们明天处理了新会员的问题之后立即把我们今天推迟的辩论继续下去。

154. 由于这是一件我认为可由我酌情处理的事情，我就如此决定了。我希望诸位代表理解我之所以如此抉择，是在我倾听了已经发表的意见和跟要在明天召开的两次会议的各位代表事先进行磋商之后，本着我的最良好的判断作出的。

下午一时四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